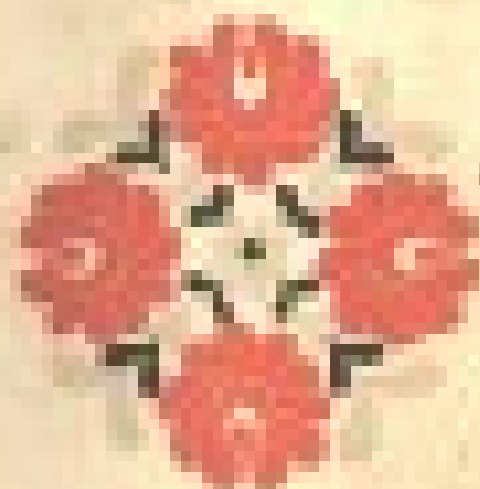




季米特尔·塔列夫

# 铁 灯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快 灯

Димитър Талев  
ЖЕЛЕЗНИЯТ СВЕТИЛНИК

著 Н. ДИЛОВ 俄譯本 ЖЕЛЕЗНЫЙ СВЕТИЛЬНИ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轉譯。

铁

灯

书号 152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24,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纸  $\frac{1}{32}$  印张  $14\frac{1}{2}$  插页 3

1961年8月北京第1版 196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1.35 元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季米特尔·塔列夫

## 出版說明

保加利亚現代著名作家塔列夫的长篇小说《铁灯》、《普列斯巴的钟》和《伊林节》是三部各自独立而又由一个中心主题貫穿起来的作品。这三部书中的情节始于一八三三年，終于一九〇三年。作者以雄壮的气势和細致的抒情笔触，叙述了这段时期馬其頓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勇斗争，并且在每一部中表现了馬其頓人民生活 and 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在《铁灯》里，普列斯巴城的市民与希腊教会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全书的主要情节。当时的这座城市，正如保加利亚的其他許多城市一样，是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这种关系使得希腊人控制了教会并乘机同化当地居民。《铁灯》中所揭示的正是这些市民的民族意識的最初觉醒。他們为了爭取教会独立，为了保卫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进行了百折不撓的斗争，而且終于获得了胜利。

在《普列斯巴的钟》里，故事的情节已经是城市居民以及近郊农民与土耳其压迫者之間的直接冲突。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馬其頓农村劳动者对迫害他們的土耳其地主的深刻仇恨；反映了俄土战争和《圣斯蒂芬諾条約》在这些渴望解放的人們身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作者描繪出了一些紧张动人的場面，例如农民联合起来杀死地主，向官署进攻等等。

第三部小說《伊林节》以一九〇三年八月二日伊林节的武装起义作为最后一章。俄土战争(1877—1878)后，馬其頓虽然被划入正在形成的保加利亚国，但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条约》却又使馬其頓人民仍然处于土耳其政权压迫之下。此后十几年間，馬其頓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秘密委员会紛紛成立，游击队的活动广泛展开。伊林节武装起义就是这些酝酿甚久的爱国活动的結果，这是一次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終又失敗，但仍标志着馬其頓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漲。

貫穿在这三部小說中的一条主要綫索，是斯托揚·格拉烏舍夫一家人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大家庭的遭遇和它所接触的人物，写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时代面貌，說明几世紀来異族的奴役，接連不断的天災人禍，并不能使馬其頓的普通人民淪于愚昧和落后，使他們悲观失望，他們反而在艰苦的奋斗过程中認識和发揚了自己民族的偉大力量。

《铁灯》、《普列斯巴的钟》和《伊林节》是当代保加利亚文学的卓越的成就，一九六〇年曾获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季米特洛夫奖金一等奖。

## 目 次

|     |               |     |
|-----|---------------|-----|
| 第一部 | 哈吉謝拉芬的孙女..... | 1   |
| 第二部 | 黑暗时期.....     | 107 |
| 第三部 | 人民觉醒起来.....   | 195 |
| 第四部 | 树根和树枝.....    | 295 |

# 第一部

哈吉謝拉芬的孫女



瘿节儿多的树长大起来，  
瘿节儿又多，枝儿又密，  
树枝伸入了天空里，  
树根钻进了湿地。

这些树枝是年轻的儿媳妇，  
这些树根是勇敢的儿子，  
这叶儿呀是可爱的孙子。

——民 歌



长期間像一层黑色毒雾籠罩全国的一八三三年的傳染性疫病終於勉强結束了。就在这时候，斯托揚·格拉烏舍夫逃出了他那个离普列斯巴城約有三小时路程的亲爱的乡村格朗杰……

格拉烏舍夫一家人有一只灵巧的小杂种母狗，它身躯細小，筋肉强壮，腿也很細，全身雪白，只在額头上現出一块像是擱得歪到一边的小帽儿似的寬黑斑，从額門盖到眼上。这只小狗非常好动：它总是貪玩，吵得那两只看家老狗片刻不安。在所有的主人中間，它最喜爱斯托揚。这栋屋子里共有十二个孩子，他們整天逗弄这只小狗，时常折磨它，大人們总是从自己身边赶走它，只有斯托揚从来没有打罵过这只狗。因此小狗也以一种真正的人类的爱和依恋之情回报斯托揚。

有一天黄昏时候，斯托揚得把几条犍牛赶回家去。小伙子还很年輕，他不是順着大路走，而是徑直从村外走到牧場上去，那几条牛从清早起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剛剛露面的嫩草。气候很温暖、很晴朗，阿芬拉西节过去了，在这些地区冬季也快要完了。正月里的雪已完全融化，黑色的饱含水分的土地被一层輕輕的、碧綠的絨毛遮盖着，只在那些被太阳晒暖了的小丘上这层絨毛才显得更厚实、更黑暗。晴朗无云的天空还閃着光輝，柔和的淺綠色的反光掠过黑暗的大地的表面，但是从那些注滿

了水的洼地和潮湿的山谷里却已升起了一片灰蓝色的寒冷的晚雾。斯托揚迈开大步走着，当他刚要跳过一条水渠时，小狗沙洛忽然像箭一般从他身边飞跑过去，它眨眼之间用四只爪子一蹬就跳到水渠的那一边去了。

“喝！”斯托揚在它后面兴奋地喊叫。

他一路上装出不曾注意到小狗和没有想到它居然跟踪着他走的样子，可是那只狗却拼命地逗引主人的注意。当斯托揚跳过了水渠，那只狗急忙迎着他跑来，用前面的两只爪子跪下来，随即又窜到另一边，把尾巴像一枝烟管那么竖起，如飞地向前跑去。

“唉，”斯托揚吁一口气，“你光知道玩耍，可是我完全顾不着这个……”

沿着浸软了的土地跑得很累以后，那只狗在主人后面慢腾腾地走着。斯托揚找着了自已的四条牛，把它们赶上大路。这几条又矮又瘦，好像皮包骨的牛，拖着尾巴，不慌不忙地、蹒跚地朝着村子里徐徐走去。离大路不远，在村子的边缘，耸立着主人的庄园和碉堡——馬赫穆德老爷的两层楼房。下层没有窗口，只在石砌的厚墙上开了两扇钉着铁皮的橡木大门和几个狭窄的枪眼。但是从那环绕着一个宽大院子的石墙里面隐约可以望见这栋房子的上层、它那有顶的游廊和好几长排朝着四面的窗户。老爷的仓库也正在这里。老爷不常常从城里到这儿来，但夏天里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几个孩子来吃西瓜和西瓜。庄园里经常住着两个管家——老爷的财产的看守人。老爷的财产也确乎不少，左近的田土，连同整个村子，连同所有的人丁和家禽都是他的。斯托揚忽然看见老爷的一个儿子——一个年约十岁的男孩子在庄园的高高的大门口，他不禁感觉诧异。未免太早了些吧！

夏天到来还得等很久哩……莫非老爷自己来了，把这个孩子也带来了……

“可是，”斯托揚哆嗦一下，“那不是他的猎狗嗎？”

那两只猎狗跳上大路，像一阵旋风似的向斯托揚的小狗跟前跑去，把湿土块甩得到处都是。沙洛凄惋地哀吠，浑身发抖，偎贴在主人的脚边。那两只猎狗发出狺狺的狂吠向它猛扑过去。斯托揚想制止这两只狗：

“嘘，嘘！喂！嘘！”

他既沒有胆量狠狠地呵叱一下主人的狗，也不敢捡个石子把它们赶开。可是那两只狗还是向他身边扑来了，撕破了他的腿。小伙子張皇失措，非常害怕，他开始向老爷的儿子央求：

“小东家，叫叫你的狗吧！小东家，我求你赶走它們！”

但是那个土耳其孩子笑痛了肚子，他更加大嚷大叫，驱使着那两条狗。

斯托揚沒有留神，他的手怎么抓住了一只猎狗的粗后頸，他把手指握紧，抓住粗硬的毛，他看見一个屈曲如弓的身体和一张大張着的、滿布着又尖又白的牙齿的口。他的手指越掐越紧，那只狗慢慢沒有了声音，像是一个了无生气的东西悬在他手上。斯托揚放松手；他吓得要命，赶忙跨过死狗，用力鞭打着那几条牛，把它們赶到村子里去，小狗則一竊一竊地，慢騰騰地跟在他背后走。

斯托揚把牛赶进自己的院子，可是他自己沒有进屋，連忙向屋背后的山谷里跑去。他钻进去年的杂草和灌木丛生着的密林深处，躲藏在那里。他又怕又累，几乎喘不过气来，开始傾听着有没有一个土耳其人——老爷或是管家——在探索他的踪迹。在左近，他聽見沙沙的声音，他哆嗦一下，但是馬上看見自己的

小狗。沙洛爬到他跟前，坐下来，一边望着自己的主人和救命恩人，一边舐伤口。額头上那块黑斑活像俏皮地拉到一边的小帽儿，它使得这只小狗的嘴臉具有一种又可笑又可怜的，几乎是像人才会有那种表情。斯托揚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沒有和他这个四条腿的朋友讲话，沒有把內心的种种隱痛对它傾訴。

显然，誰也沒有发觉他，周圍沒有听见絲毫可疑的声响。山谷的陡坡像一堵墙似的把斯托揚和村子隔开，只有天空諦視着他，但是天空也暗下来了，逐漸地在冉冉到来的暮色中消失了。現在斯托揚只覺得被咬伤的手和脚非常疼痛，他发现了撕破的衣袖和腿膝上的窟窿，看見了从咬伤的地方和被狗的利爪所划破的深口冒出来的血。主啊！他用自己的两只手扼杀了老爷的一条狗！可是它不是險些儿把沙洛撕碎了嗎，它不是朝着他自己猛扑过来了嗎，况且它后面还有另一只狗呀……斯托揚望着小狗：难道当时的情形不是这样的嗎？現在老爷会嫉使他的看守人追寻他，他們会打死他，也許老爷自己会从他那栋房子上层的游廊上开枪打死他——老爷在盛怒之下曾經好几次从那里枪毙过人哩。現在斯托揚在家里、在村子里、在地里都躲藏不住了！他記得，几年以前，老爷为了开心取乐曾經从游廊上开枪打死过两个无辜的农民，他們无非是不該从大路上走过罢了。主啊，怎么办？！

“逃走吧！”脑子里忽然閃出这么一个念头。斯托揚又望了望那只小狗。“逃到城里去吧！”

伤口的疼痛漸漸緩和下来，但是惊惶不安的心还是像一只被捕的鳥儿在胸怀里突突地跳着。

腐朽了的树枝儿在斯托揚的健壮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早已滿了二十岁。在格拉烏舍夫这一个家族的男子汉

(祖父、父亲、三个伯叔、八个已经做了家长的同胞兄弟和堂兄弟) 中间，斯托揚是年岁最小的。格拉烏舍夫这一个家族共计有五十六个人，以老約翰·格拉烏什为首，以下是儿子、孙子、儿媳、他們的孩子。老年人、上了岁数的人、青年人、幼年人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們同住在一栋屋子里。为什么当斯托揚已經滿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却还不按照乡村习俗給他娶一个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的閨女呢？也許在子孙繁衍的格拉烏舍夫这一家人中间，他簡直被遺忘了嗎？只有母亲和布拉谷娜姐姐——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还把他記在心中；其余的人只是在农忙时节，当人們担負起最繁重的工作的时候才会想起他，因为这个小伙子是有着熊一般的气力的。由于这一个緣故或者别的什么緣故，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是压在斯托揚的心坎上，并且压得这么厉害，以致他有时簡直忍受不了。斯托揚感到这种苦恼，但是他不能够用言語把它表达出来。此外还有另一种不可理解的痛苦經常折磨着他的心。工作是一个无底洞，并且还得为老爷干活——老爷掌握了这块地方的土地，所有农村里的人都靠他生活。工作并不足以吓倒斯托揚——他年紀很輕，又有气力，然而無論是在家里或是在村子里，他只听見人們这样談論他：“他活像一条牛，只要有干草就干。”可是要知道，牛是不能說話的畜生，它爱吃干草，人却不是那样的呀。人們只能夠得到黑面包，为了想有点子什么較好的东西，他們就不得不偷窃。这一点斯托揚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当他疲累地从地里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显得悒悒不乐。并且他还害怕土耳其人，特別是老爷和他的僕人，他甚至也害怕老爷的孩子們。老爷是他的主人。任何土耳其人都比他更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土耳其人面前，他的心总是害怕得发冷。强制的劳动、恐怖，一种什么模糊、不

可解的悲哀折磨着他的心灵。在他们的低矮的、用干草复盖的屋顶下，在泥土的地面上，格拉乌舍夫一家人经常用草席子盖在身上，随随便便和牲口并排躺着，可是他往往不能够在这里分得一席之地。斯托扬喜爱干干净净的绣花衬衫，可是他身上穿的总是破破烂烂、满是虱子的衣服，他喜爱结实的、有着又长又细的皮带子的粗皮靴，可是约翰祖母只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才给他一双新皮靴。斯托扬喜欢谈谈笑笑，嘲笑一阵，开开玩笑，和一个什么人较量较量力气，他也爱唱歌，弹弹卡瓦尔，吹吹风笛，可是全家人，甚至同村人都不理睬他，或者回避他，而祖父和父亲甚至忘记了给他娶媳妇。

“斯托扬——扬呀！斯托伊科，你在哪儿，斯托伊科！”

斯托扬辨得出布拉谷娜姐姐的声音，她在寻找他，并且低声地，从嗓子眼里憋出一点声音叫唤他，因为她耽心把兄弟暴露出来。夜色四合，新月像一支坚硬的角笛，在冬季所常有的寒冷的天空里闪着光辉。从斯托扬的湿透了的两只脚一直到全身都在打着寒颤。

“斯托伊科，你在哪儿，斯托伊科！”他听见头顶上的声音。

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灌木丛里沙沙作响，斯托扬从惨淡的暮色中看见，那只狗蹑着脚循着布拉谷娜的声音慢悠悠地沿着斜坡向上走去。这时万籁俱寂，斯托扬只好等候着姐姐再度在山谷上面出现。

在这个谷底里，他是完全孤另另的。再没有听见姐姐的声音，小狗也没有回来。周围是一片静寂，只有月儿在天顶上发亮，它的惨白的光辉像是冰波似的把斯托扬浸在里面。一块寒冰卡在他嗓子里。

“逃走吧！马上逃走吧！”